旁白:

刚在公司闸机上打上卡，手机就跳出了日程提示。

手机日程:

已预约上午十点半，光启第一人民医院换药。

我:

差点忘了!

旁白:

这些天奔波在应酬中，我连公司都回得很少。虽然手臂已经好得差不多，但还是不能大意。

我匆匆吃完早餐，就直奔医院而去。都说医院里一年四季永远是旺季，这话一点不夸张。

刚到门面个就着到工作人员站在那儿近乎咆哮地指挥协调。

大厅嘈杂，一边是拥挤的长得骇人的门诊队伍，一边是悲痛欲绝、举着红色横幅大声控诉的病患家属。

有人挺着大肚子拿着检验单喜极而泣，有人枯瘦如柴蹲在地上沾着唾沫一张张数钞票，愁眉不展。

每次来到医院，心情总会无端沉重起来。脑海里只剩下一句话，拥有健康真的是件非常幸运的事。

因为在这里，金钱和尊严也只能换取与死神交锋的机会。

医生们都拖着疲惫的脚步来去匆匆，对此全然熟视先睹。我知道他们不是麻木不仁，而是无能为力。

包括给我换药的医生也紧皱着眉头，一脸的冷漠，手上包扎的动作飞快。

我:

嘶……！

旁白:

我疼得眦牙咧嘴，对面的医生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手上却放慢了速度。

就在这时，诊室的门被推开，一个大爷闯了进来。

病患家属:

你们前面怎么这么久都没好？我们很急的!

医生埋头帮我包扎，头也不抬地回答他。

医生:

你们急，别人就不急?

病患家属:

你什么态度!我们都等了多长时间了——

旁白:

然而他这次连话都没说完，就被眼前的医生冷冷打断。

医生:

按拿号的顺序来，你是病人，她就不是?

旁白:

大爷震怒了，指着医生骂骂咧咧，情绪相当激动。旁边的护士赶了上来，把他重新带回到等候的队伍里。

尽管这是医院每天都在发生的事，我还是忍不住多看了一眼面前的医生。一张安静严肃的脸，甚至可以说过分严肃，很难想象他笑起来会是什么样子。

不过虽然态度不太友善，却简单直接、效率至上，是一个恪守规则的人。

胸前悬挂的工牌上写着:烧伤整形科主治医生，付明。想来是刚结束门诊就到这儿支援的。

我忽然想起查理苏曾和我说过的话，他说医院里就从来没有过人手够用的时候。

病人的数量远超过他们能够接纳的容量，任谁都无可奈何。

正当我默默感慨时，手臂骤然传来一阵疼痛，我条件反射地惊呼出声。

我:

疼疼疼——

付医生:

好了啊。

旁白:

付医生看了我一眼，面无表情地打开病历本。

付医生:

给你开止痛片，一天三次，一次两片。

旁白:

病历本上“DEA”三个字母一目了然，我不由得皱起眉头。

我记得查理苏曾向药监局提交过“请求重新鉴定DEA成分”的意见书，现在看来，这份意见书石沉大海了，DEA已经在医院内大规模使用。

我:

付医生，可以给我开别的止痛片吗?

付医生:

你不要用DEA ?

这是目前为止最好、性价比最高的止痛药。

我:

这是新药，我不太放心副作用。

付医生:

你们这些病人，不要总是看些网上的东西就想着指导医生怎么开药。

止痛药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副作用，合理使用止痛药本身就是疾病治疗的一环。

难道你痛得要死时，还要因为副作用不吃吗?到底是命重要还是副作用重要?

我:

我明白的，你给我开最普通的止痛药就行了。

旁白:

付医生沉默了几秒，随即不耐烦地点点头，表情看起来很是无语。我接过单子，后面的病人已经迫不及待，坐到他面前的凳子上。

突然的，我想起之前有次来医院，远远便看见查理苏在出门诊。

他的面前也排了好长一队的人，可他始终在笑，语气宽和，哪怕来人脾气急急躁躁，也没有丝毫不耐烦。

如果他在，今天换药应该不会感到一点疼吧。

但他也最容易“小题大做”，如果知道我来，肯定二话不说就要陪我看病吃饭并且附带接送服务，而我又奈何不了他理直气壮的胡搅蛮缠，说不了几句思路就会被他带着走。

本来就没多少时间休息，还是别打扰他了。

我边想边笑，突然被拍了下肩膀，转过头，是个脸熟的护士。

护士:

你不是查医生的未婚妻吗?要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。

我:

我就是来换个药，没什么要紧的事。

护士:

不严重就好。可惜查医生出国了，不然他肯定会抢着来给你换药。

我:

不用告诉他……唉，他出国了?

旁白:

护士被我一问，也愣住了。

护士:

他没跟你说吗?

旁白:

我懵懵地打开手机，和查理苏的聊天还停在两天前，最后一条是他半夜三点突然发来的一张照片。

深蓝色的夜空茫无边际，两三点星黯淡得几乎看不见，唯有月亮孤零零又骄傲地挂在很高很远的地方。

像一块锋利的银由色的铁,让人无端觉得寂寞。

那是认识以来印象里，不应该属于查理苏的寂寞。

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，心里有股担忧在微妙不安地波动着。

是了，以往他每天都要给我发很多很多信息，看见什么好玩的，吃到什么难吃的，遇到什么讨厌的人……从来都乐此不疲。

这两天居然没有一点音信，我立刻给他发了条短信。

小护士见我愣住了，宽慰似地拍拍了我的肩膀。

护士:

不过也是，毕竟出了那样的事，查医生应该是不想让你担心。

旁白:

我敏锐捕捉到了她话里的关键，正想问是什么事，刚才那个换药的医生忽然站起身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

付医生:

你就是查理苏的未婚妻?

护士:

当然。付医生你们不是一个科室的吗?

旁白:

付医生神情复杂地走到我面前，脸庞上带着明显的敌意。他顿了顿，一字一字说道。

付医生:

那就麻烦你管好你的未婚夫。

医生不是过家家，如果不想当医生，请他回去继续做他的富家子弟。

这里不是国外，不是只靠关系就能当个好医生的。

旁白:

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连珠炮一般地开火，怒意从心底冒出。正想开口反驳，他却已经消失在诊室门口了。

我:

查理苏就是个好医生，反而是你，对他有很大的偏见!

旁白:

我愤愤地转过头，身旁的小护士尴尬地笑了笑。

护士:

你不要放在心上。付医生就是这样的性格，看不惯这看不惯那的。

旁白:

但那位医生咄咄逼人的姿态让我实在放心不下。我不怀疑查理苏，但如果两人真有什么误会，工作中朝夕相处会很难受。

我:

清问你道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吗?

旁白:

她露出为难的神情。

护士:

这个……我跟你说不太合适，还是等查医生回来，让他告诉你吧。

你就先回去，好好休息养伤，自己的身体最重要。

旁白:

她刚叮嘱了两句就被叫走了，留下我更加不明所改地站在原地，手机屏幕适时地亮了亮，是查理苏的短信。

查理苏:

终于想起我了?刚才还在掰着手指头数，我那没良心的未婚妻什么时候能发现我不在了?

旁白:

我哭笑不得，几乎都能想象出他说这话时戏谑的语气，有点懒散，还有点小埋怨。

我:

什么叫不在了?不吉利，呸呸呸。

我最近太忙了嘛，忘记回你了。你这两天过得怎么样?

查理苏:

吃不下睡不着，要听你说一声想我才能好起来。

我:

你这是得寸进尺。

查理苏:

想听我未婚妻说句好听的话怎么就这么难啊。

到底想我没?

我:

想——你——啦——

旁白:

拗不过他，我还打了几个破折号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。短信发出去的同时，我就收到了他发来的照片。

照片里，他侧躺在沙发上，衬衫领口开到前胸。光线并不亮，五官却格外清晰。仿佛是刚刚睡醒,就这么半眯着眼看镜头，越发显得身材高大。

我:

你还没告诉我怎么突然出差了，以前都会跟我讲的。

查理苏:

这算查岗吗﹖只要你肯承认，我就把行程都告诉你。

我:

才不算!

查理苏:

小气。你未婚夫在外面忙得都没时间睡觉，心寒了。

旁白:

没办法，我只好“承认”，刚举手投降，那边就发了张行程图过来。原来他在国外出席一个医学论坛。

这个速度怎么像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样……

我刚想问他和那个付医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他的信息就推送了过来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我现在有点事要忙，过两天就回来。

太想我的话，就猜猜我会给你带什么礼物吧。

旁白:

浮夸跳脱的语气一如既往。我却觉得有什么不太对劲的地方。

所有我想问的问题，最后都没有问出来。甚至差点忘了，整个人都跟着他的思路在走。

冥冥之中我觉得，他已经猜到了我的来意，却并不想让我知道。

走廊中嘈杂的声音渐渐远去，不知不觉，我已经走到了烧伤科办公室的门口。

我:

不然问问何医生吧。

旁白:

查理苏的办公桌似乎特地整理过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正值午餐时间，办公室只有零星几个我不熟悉的医生在。

医生A:

这里是办公室，你找谁?

我:

你好，请问何医生去吃饭了吗?我是他的病人。

医生A:

他去热饭了，应该很快就会回来，你在这里等等好了。

旁白:

手机在这时突然震动，Mya的名字跃上屏幕。

我快步跑到走廊。

May:

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Ebuy公司对我们的项目很感兴趣。

我:

Ebay?!

May:

对，就是那个全球第一的大型电商公司。

旁白:

相较我的震惊，Mya的声音带上了少见的笑意。

May:

他们之前只和顶奢合作，对Pristine来说，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。

Ebay的老板下周会来光启出差，你务必把握住这个机会，和他见面谈一下具体的合作形式。

我:

好的，我会好好准备，谢谢Mya。

旁白:

对于近期焦头烂额的我来说，这无疑算是天降救星。

Mya还跟我交代了些这位老板的喜忌，我一一记了下来。刚挂电话，不远处的呼喊打断了我的思绪。

男人:

妈，妈你怎么了!快来人，我妈突然晕过去了!医生——医生——

旁白:

循声望去，医院不远处的马路上，有一个年轻男人跪倒在地，旁边已经围了不少人。

我到的时候,人群已经堵得水泄不通。我艰难地挤进去，看到男人蹲守在地上，身旁躺着一个晕倒的中年女性。

恍然间,眼前的场景与记忆重叠。很久之前，我跟着查理苏在火灾现场，努力地拯救一个又一个濒临窒息的伤者。

我:

麻烦让一让——

旁白:

我蹲下身，伸手探了探她的鼻息，又短暂地按压了一下她的颈动脉。

我:

没有自主呼吸，没有脉搏，她需要立刻做心肺复苏。

旁白:

男人红着眼，慌乱地拉住我的手。

男人:

快救救我妈!求求你救救她!

旁白:

围观的都是病人，这样不行。

我:

都退后，病人需要氧气!

去找医生，告诉他这里有病人心搏骤停了!

旁白:

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向我点了点头，转身跑进医院。

我:

我来给她做心肺复苏。

旁白:

深埋已久的记忆浮现而出。狼狈的火场之上，查理苏如何耐心地帮助患者进行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。

查理苏:

首先要确保患者完全平躺，然后把掌跟这里放在胸骨中下方三分之一的交界处，两手交叠。

旁白:

烟尘弥漫之时，他一边实施紧急救助，一边说不忘告诉我抢救方法，让跟在他身后的我也能去帮助那些伤员。

许久之后，我再次面临了这样的时刻，不同的是，这次只有我一个人了。

我将昏迷的女性安置好，一边回忆着查理苏曾经告诉我的方法和要点，一边用力地按压下了病患的胸膛。

查理苏:

按压与放松的时间要大致相同，等患者的胸廓完全恢复，再进行下一次按压。

放松的时候，手也要放在患者的胸口，否则会影响到下一次按压的位置。

旁白:

那些记忆中的话语，几乎不用刻意去想，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。

查理苏在我身边的时候，他带领着我，保护着我。而他不在的时刻，我也可以像他一样，去保护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

何医生:

让一让，大家让一让。

旁白:

何医生带领几个医生推着移动病床赶来，付医生也跟在一旁,看到我，他脸色变了。

付医生:

让开!你在干什么!

旁白:

他正要伸手推我，却被何医生拦下。

何医生:

小付，她的手法很标准，没什么问题。

旁白:

付医生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，悻悻地嘟囔了一句。

付医生:

算是吧。

何医生:

辛苦你了小姑娘，病人就交给我们吧。

旁白:

我连忙起身让开，两位医生立即从病床边取下设备。

男人:

妈，再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……

旁白:

抢救还在继续，看着女人痛苦的脸，年轻男人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，手忙脚乱地拿出病历单展示给人群。

男人:

你们看看，我妈做了这么多治疗，一点效果都没有!

今天我带她过来看病，居然还没到诊室就晕倒了!

是这里的医生太差了!

旁白:

付医生径直从他手中拿过病历单。

付医生:

我看看。

旁白:

他迅速地翻了几页，抬起头，冷冷地看了我一眼。

付医生:

还不是因为有些医生连DEA都不给病人开。

旁白:

他话中带气。我愉偷瞥了眼病历本，签名那栏写着查理苏三个字,我一眼就能认出。

他给病人开了止痛片，但不是DEA。

听到付医生的话，一向和善的何医生也皱起了眉。

何医生:

小付，别乱说话。赶紧把病人送进去。

旁白:

付医生似乎还想说什么，最后咽了下去。

离开前他看了我一眼，像是肯定地点点头,推着病床跑向医院。

何医生注视着他们离去，转头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何医生:

刚才你做得特别好，临危不乱，给我们的治疗争取了时间。

不愧是我们Charlie天天挂在嘴边的人啊。体验了回医生，怎么样，手累不累?

旁白:

或许是终于松了口气，手臂这时才传来迟到的疼痛,看样子应该是刚才太用力又伤到了。

回到医院，几个年轻医生已经拿出手机涌了过来。

年轻医生A:

你是查医生的女朋友?

年轻医生B:

可以加一下你的微信吗?

我:

啊？

年轻医生B:

万一哪天查医生再训我，我就能向你告状了!

年轻医生A:

是啊是啊，这下我们就不怕他咯!

旁白:

何医生在一旁笑了起来。

何医生:

他们都是查医生带的住院医生，年轻人，嘴上说话没个把门的。

旁白:

我惊讶地看着他们。

我:

查医生居然会训你们吗？

旁白:

几个年轻人点头如捣蒜。

年轻医生A:

查医生超严格的!我们查房最怕被他点到了。

年轻医生B:

之前我们有个实习生多玩了会手机，忘记把病人推出手术室了。

被他骂个狗血淋头，差点开除呢！

我:

他在医院里这么凶啊。

年轻医生A:

是啊，他要求特别严，不过技术也很厉害，跟着他还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。

旁白:

年轻人们围着我叽叽喳喳地“告状”，何医生抬手看了眼手表,摇了摇头。

何医生:

还在这里闲聊，是工作不饱和?赶紧回去工作。

旁白:

何医生一声令下，年轻的医生们立即作鸟兽状散开。他转头看向我，无奈地耸耸肩。

何医生:

刚才有外人在,不方便说话。现在我代付医生给你道个歉。

旁白:

我摇摇头。我只不过是他撒气的对象，他真正讨厌的人是查理苏。

我:

如果真要道歉，也是向查理苏道歉。

我只是不明白，他好像对查理苏有很大的偏见?

旁白:

何医生撇怔了片刻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何医生:

他什么都没跟你说?这孩子,还是喜欢自己扛所有事。

他回来之后就被院领导处分了，停刀半个月。

我:

为什么？

何医生:

因为他就是倔，不肯给病人开DEA。

旁白:

何医生四下扫视一眼，压低了声音。

何医生:

院里给每个医生都下了指标,达不到就要扣奖金，这事会影响医院的评级，所以院里很重视。

我:

医生不是治病救人吗?也有kpi ?

何医生:

是啊,最近医院打算申报全国三甲第一，所以院长抓得特别紧。

院长已经不知道为了这事说他多少次了，但他总是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。

偏偏还是外聘专家，拿他没办法。

我:

那个付医生看不惯他，也是因为这个?

何医生:

他就觉得Charlie是那种过来体验生活的富家子弟,侮辱了医生这个职业。

小付这孩子对这些事情比较敏感，但他没什么恶意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

旁白:

没有恶意却处处出言伤人，其实已经是种恶意了。

但想到一开始自己也对查理苏有不少偏见，又觉得他们之间的误会应该能消除。

因为直觉告诉我，他们本质上是一种人。

千百种思绪，最后都绕回到了那个突然离开的人。

我终于知道,他是被医院停刀了。可他却什么都没跟我讲。

相比起不想我为他担心，我更觉得他像在谋划着什么。

是了，他的很多事情,过去、家庭、想法……我所知道的,都是查理苏亲口向我讲述的。

我隐约觉得他愿意说出口的那些，都只是庞大冰山露在水面上的一小角。

而我也从未去主动探索过水面之下不为人知的那些秘密。

想到这,我立即给何医生发出了短信。

几乎就在片刻之间,“叮咚”一声，何医生回复了。

何医生短信:

你可以去拜访Alan医生,他是Charlie最信任的心理医生。

旁白:

漆黑的木门上方高悬着金色的花体字母“Alan心理诊所”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按响门铃。